

我是谁？我多大？我的父母在哪里？

在洛阳监狱服刑的彝族小伙儿，9岁因迷路开始流浪，13年来多少次梦回故乡，为让他安心改造，狱警几经周折，在四川帮他找到父母

□记者 郑凤玲

13年前，一个9岁的彝族小男孩坐火车去找妈妈，因迷路而四处流浪；6年前，他因打群架致人死亡被判刑。离家太久，他几乎忘了故乡的一切；思亲情切，他身处狱中无心改造。于是，狱警们帮他找家，还真的找到了！



笑容灿烂的潘阿木 记者 郑凤玲 摄



潘阿木和父母一起切蛋糕。（图片由洛阳监狱狱警郭利超提供）

4 见到爸爸妈妈突然跪地磕头

激动人心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。

2011年12月19日下午，潘阿木的父亲潘乌来、妈妈谷谷木、小姨等一行5人到达洛阳。

“像，真是太像了！”一看到他们，去接站的狱警都忍不住说。谷谷木的眼睛、嘴唇和潘阿木很像，而潘乌来的眉眼间也有阿木的影子。

12月20日8点半，分别13年的阿木和父母相见——

分开太久了，当年的小男孩已经变成1.76米的大小伙子了。他是我们的儿子吗？爸爸潘乌来、妈妈谷谷木手里拿着簸箕，挡在脸前（按照彝族的风俗，很久没有见面的亲人，见面时要用簸箕挡在眼前，以消除晦气），可还是很快认准了阿木，“这就是我们的儿啊！”

妈妈一下拉住阿木的手：妈为了找你费了多少事啊，还被人骗走6000元钱，可都没找到。我还找算命的人问过，说你早已不在人世了……

而阿木也认出了面前的亲人：曾经年轻漂亮的妈妈明显变老了，虽然才42岁，可眼睛里却有那么多的忧郁。老实巴交的爸爸好像更沉默了，只知道低头抹眼泪。

爸妈啊，不孝的儿子对不起你们，走进了监狱！他突然跪在地上，给父母磕了几个头。父母则拉住他：娃，不怪你，是大人们的错，你才走到这一步……

阿木的年龄终于明了，他生于1989年，走失时只有9岁，如今已满22周岁。狱警们端上了特意准备的生日蛋糕，让阿木和父母一起补过一个生日。阿木端着蛋糕，第一口喂给妈妈，第二口喂给爸爸……此情此景，让在场的人纷纷落泪。

虽然双方信息得到了基本确认，可本着负责的态度，警方还是抽取了谷谷木和潘阿木的血液，为他们进行DNA亲子鉴定。

潘阿木的家人离洛前，专门赶制了两面锦旗送到监狱，一面是“感谢监狱警察真情温暖彝家”，一面是“监狱警察真情关怀 彝族浪子骨肉团聚”。当向监区长李峙递交锦旗时，谷谷木突然跪倒在地，叩首致谢。

1 为找妈妈迷路，9岁开始流浪

13年前。夏天。成都火车站。一个又黑又瘦的彝族小男孩在成都站错了车，他紧张地四处张望。

他姓潘，坐火车是为了找妈妈。因为爸爸和妈妈老吵架，一年前两人离婚，妈妈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他们兄弟三人。

他实在太想妈妈了，就偷偷坐上火车，想到姥爷家看妈妈——可他不知道，这趟火车把他带到了离父母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因为迷了路，这个随后在西安、郑州、周口等地流浪的彝族小男孩逐渐模糊了家乡，模糊了自己的语言，甚至模糊了自己的名字——他的哥们儿都叫他“小黑孩儿”。如今回想起来，“小黑孩儿”都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，能记住的感觉就是冷、饿和孤独……

2003年夏天，“小黑孩儿”发着高烧，躺在郑州火车站，奄奄一息，被好心的“邓叔”收留。“邓叔”办有一家孤儿院，收养了几十个孩子，他妻子姓赵，夫妻俩都很有爱心。“赵阿姨”了解到“小黑孩儿”的模糊身世后，给他起名叫“潘盼望”，意思是盼望“小黑孩儿”早日回家与父母相认。

可是，家在哪里？父母又在哪里？可怕的时间，早已偷走了潘盼望对家乡的记忆。他几乎忘光了彝族语言，只记得一个词“亦谷步步”，就是汉语“回家”的意思。

尽管“邓叔”夫妻俩对他很好，可想回家的他最终还是从孤儿院偷跑出来，跟哥们儿混在一起。

2005年秋天，他发现自己乞讨到的

都是甜甜的月饼，才知道中秋节到了。他太喜欢中秋节了，就把阴历八月十五定为自己的生日。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呢？他去找和自己身高一样的小孩，还请别人帮忙推测出他当时的年龄是15岁，于是，就有了“1990年阴历八月十五”这个令人心酸的生日。每到生日这一天，他就一个人跑到饭店，吃自己喜欢的大盘鸡，经常吃着吃着就流下了眼泪……

2006年，因打群架致人死亡，潘盼望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，并被送入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。

2009年12月23日，潘盼望从郑州转入河南省洛阳监狱四监区，2011年10月14日，调入六监区改造。

2 狱警热心帮忙，寻亲有了希望

“一个人怎么对名字、年龄、家乡、父母都不知道呢？”自从潘盼望进入洛阳监狱后，狱警们就常在一起琢磨。

当潘盼望被调入六监区后，六监区副监区长常洪江发现了一个规律——每月的接见日，就是潘盼望情绪最低落的时候。

“我这辈子算完了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。”潘盼望的这句话，让常洪江等狱警心疼不已：如果一个人的心都没有家，怎么可能让他安心改造？帮潘盼望找家！

狱方先把一名四川籍的彝族犯人马克真和潘盼望调到一起，希望能帮助潘盼望回忆起关于家乡的信息。

2011年11月，潘盼望回忆起了“六西”（音）、“甘洛”（音）两个地名，自己家在“来托村”（音），姥爷叫“魏狄西”，住在六西公安局的家属院，两个舅舅一个叫“赤布”，一个叫“赤戒”。

听到这些，狱警胡晓峰忙上网搜索，令人失望的是，根本就没有“六西”。

怎么回事？经过反复比对，常洪江、胡晓峰估计可能是彝族和汉族语言的发

音不同所致。于是，他们拿来一份地图，让潘盼望和马克真一一辨别，最后把地址锁定“西昌市凉山州越西县”，原来“甘洛”属于西昌市，“六西”就是“越西”。

很快，从越西县公安局传回来一个喜讯：“魏狄西”、赤布和赤戒确有其人，只是“魏狄西”应为“魏德西”，而魏德西十七年前确实丢过一个外孙，叫潘阿木。

胡晓峰通过互联网把潘盼望的照片传给对方确认，又把潘阿木的户口簿年龄和潘盼望的骨龄相比对，初步确认潘盼望就是潘阿木。

5 心灵有了归属他从梦中笑醒

“潘盼望和谷谷木的亲子概率为0.999999999。”本月19日，河科大司法鉴定中心的一份DNA报告，让河南省洛阳监狱的狱警们终于放心了。

24日，记者在河南省洛阳监狱见到了潘阿木。这是一个身材颀长、面目清秀的22岁大男孩，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采访中，阿木不断地笑：我自己都觉得像做梦，咋可能找到我的家人呢？监狱警察们可真厉害！

据狱警高全杰介绍：自从找到父母后，阿木像变了一个人：以前总喜欢阴沉着脸的他，如今非常阳光，表现积极，热爱学习。据他同宿舍的人说，有一天夜里，阿木从梦里笑醒了……

■后记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家人的温暖和关怀，对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改造效果颇为关键。就像阿木，找到了亲人，一下子就摆脱消沉，开始积极改造。可是据了解，许多服刑人员的亲属，往往对他们失去信心，很少或者干脆不来探视，这对他们的改造颇为不利。因此，监狱方呼吁：服刑人员的家属，多念骨肉之情，多去探望，让服刑人员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早日出狱，重新做人。

3 听见被叫乳名，当下身体一震

2011年11月30日，胡晓峰与潘盼望谈心时突然叫了一声：“潘阿木。”只见这个年轻囚犯当下身体一震，猛地抬起头：你咋知道我的乳名？！我已经十几年不用了。

当听胡晓峰说了相关情况，潘阿木激动不已：十多年间，他多少次梦回故乡，梦见漂亮、高挑、大眼睛的妈妈啊！记得有一天，他跟妈妈去河边洗衣服，调皮的他失足掉进了河里，妈妈吓得脸色发

白，想都没想，跳进河里把他捞了出来。如今，儿真的“失足”了，可是娘亲，您在哪里？

还有两个可爱的弟弟“二锅”、“嘎嘎”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当年他离家时，嘎嘎才刚会走路。他多想他们啊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在郑州一个工地打工，中午累极了，趴在凳子上午睡，梦见了两个弟弟。醒来后，他忍不住满心的酸楚，大哭了一场。

阿木还以为，这辈子永远都见不到

他们了，现在难道是在梦中？

为了及时让潘阿木找到亲人，2011年12月，监狱狱警带上他的相关资料，驱车1000多公里，奔赴越西县，走访相关人员，终于确认潘阿木的真实身份。潘阿木的亲属多次失声痛哭，说他们原以为这孩子可能不在人世了，没想到被洛阳警察给找回来了。

赶紧得让亲人相认，赶紧得让浪子的心回家。